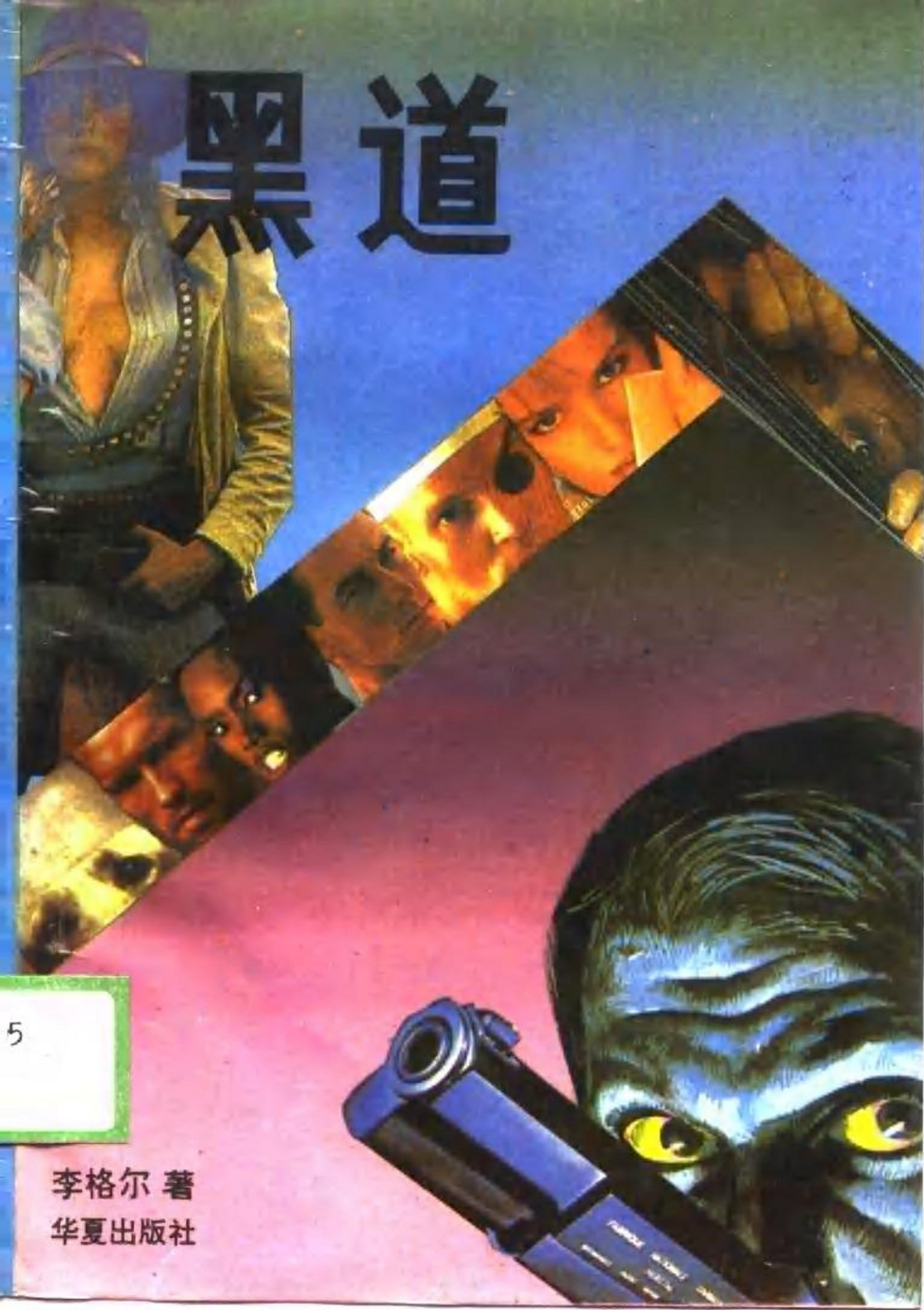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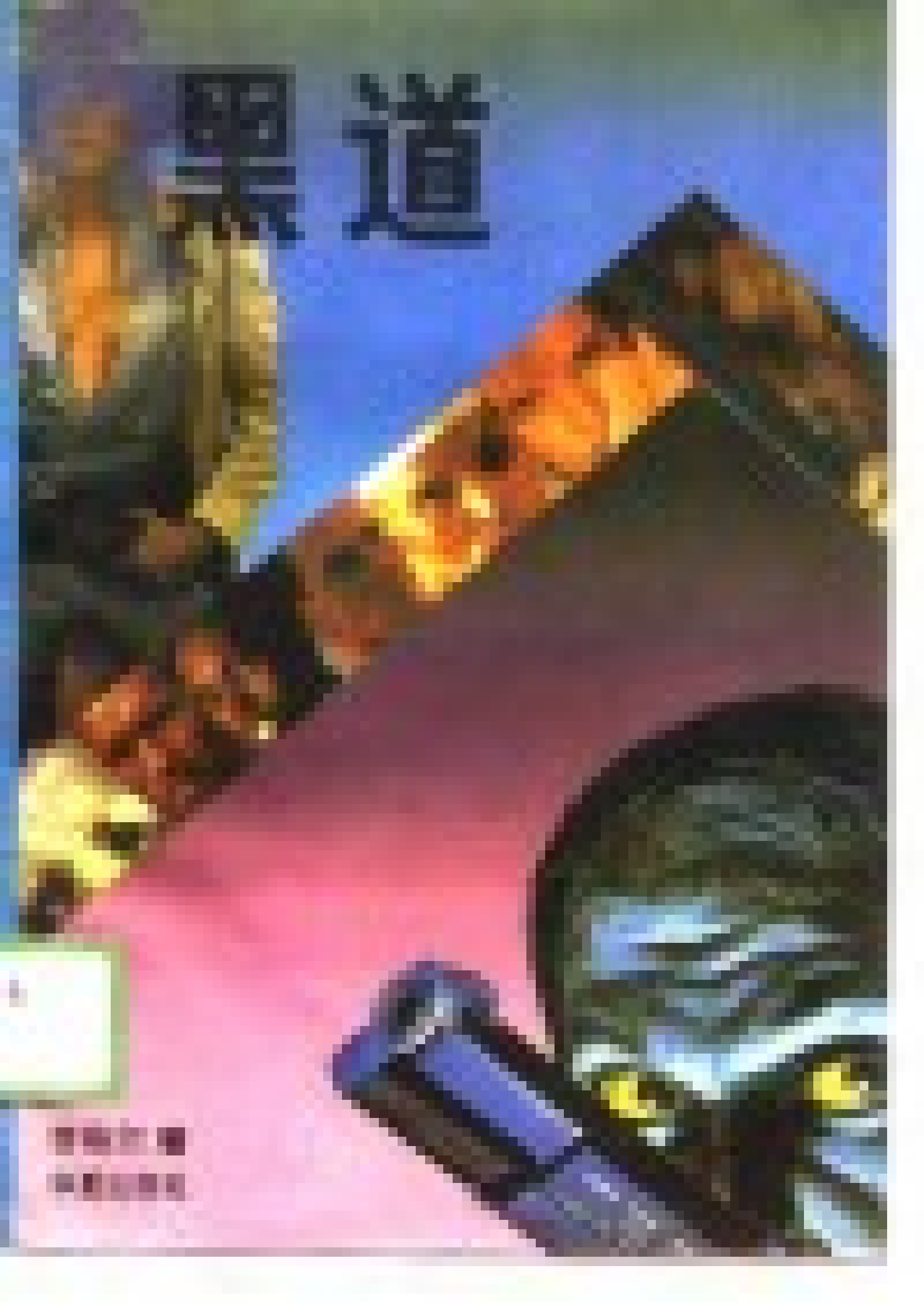
# 黑道



5

李格尔 著  
华夏出版社

# 奥道



奥道  
奥道

黑 道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川西南联合体经销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32开本 10.5印张 233千字 印数1—3万册

1989年6月北京第1版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80053—633—5/I·174

---

定价：3.80元

## 目 录

- 第一部：跨国大追捕……………（ 1 ）
- 第二部：佯邦少女……………（ 71 ）
- 第三部：毒巢秘踪……………（ 123 ）
- 第四部：黑道鬼影……………（ 181 ）
- 第五部：匪窟枪声……………（ 273 ）
-

# 第一部 跨国大追捕

1. *Staphylococcus aureus*

2. *Staphylococcus aureus*

3.

4.

5.

6.

7.

8.

9.

4月5日，星期日

上午10点

梦幻城堡

杰里·弗雷泽没有立刻睁开眼睛。紧张的警官生活使他养成一个习惯，睁开眼睛之前必须作好思想准备，想好第一眼看见的情况应该如何对付。

一只温柔的手勾着他的脖子。温柔滑腻像一条鳗鱼，淡淡的肉香直侵鼻息。他放松了警戒。他记起了这是他的假日，在梦幻城堡，在经历了一个浪漫幸福的周末之后的一个迟到的早晨。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和轻松。

初春的阳光透过窗纱，使这间宽敞豪华的屋子笼罩着玫瑰色，充满梦幻迷离的气氛，给人以仿佛置身天堂的愉快。他曾光顾过世界上最气派可人的旅馆，可像今天这般舒适还是第一次。

“这家伙不愧是个梦想家，我敢打个赌，他给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能销魂荡魄的好地方。”

他在心里骂着。他指的是那个牙医，那个花去十二年心血创造了城堡的哥本哈佛。哥氏说：“我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梦想着要建造一座理想中属于我自己的城堡。后来我长大了，并成了家，立了业，于是我开始寻找一块能使我的梦

幻变成现实的土地。”他成功了。这位牙医在十二年中花去了他一生的全部积蓄。他给我们这个世界留下一个永恒的梦。这座城堡外观上看起来很古老，但里面现代化的设备应有尽有，每间屋子都摆着从欧洲各地收集来的价格昂贵、造型典雅精致的家具。城堡中还有许多条弯弯曲曲、迂回而行的秘密通道和许多隐秘的角落及小密室。另外还有一座太阳能冷暖气系统。牙医在城堡里没有住多久，他操劳过度，不到五十岁就与世长辞。他的儿子把城堡变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接受人们前来度假，不过价格高得惊人。

杰里小心翼翼地把脖子上那手摘下来。詹妮没有醒。这个像圣母玛丽亚一样美丽动人的金发女郎咂了咂嘴，像在嚼口香糖，又像在对梦中的某一个人做着轻蔑的表情。

“我的孩子！”他在她嘴上轻轻吻了一下。

她嘴里发出一个梦呓般的声音，那手重新把他搂紧了。

詹妮是他的顶头上司汉斯局长的女儿，汉斯视她为掌上明珠。不过她非常任性，常常跟父亲闹别扭。杰里认识她的时候，她在环球航空公司当空中小姐。一个偶然的机，使她涉足时装模特儿生涯，每天在电视屏幕上扭动着窈窕匀称的身姿。仅仅三个月，一度濒临倒闭的梅德林服装公司声名大振，整个纽约城几乎为她发了疯。但她并不以此为满足。她不顾汉斯局长的反对，竟然参加美国小姐竞选。在十万名应选者中，她以闪电般的速度击败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名，而进入最后的角逐。《纽约时报》最权威的评论家也认为她是最有希望获胜的人选。可惜在最后关头因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而功亏一篑。

她逃出了家门。汉斯局长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警察四出寻



找了一周。他落空了。到第八天，杰里到纽约最豪华的饭店去执行任务，意外地发现了她。她已加入了雅皮士的行列。雅皮士的宗旨是享尽人间富贵与欢乐，一切都要求最好的。杰里亲眼看见他们坐在威尼斯睡袋上，一边喝着莱茵牌啤酒，一边咀嚼着亚丁湾蟹脚，一边欣赏白金汉宫的脱衣舞，又一边掷着巴拿马运河纪念金币玩。

杰里把她带回了家。她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的那些传奇故事足以使任何一个傲慢的女郎顾盼流睇。

杰里接受了她的友情，没有什么需要顾虑的。唯有一点不放心，那就是她的挥霍。他担心有一天她变得负债累累。不过不要紧，她说她自有取之不尽的财源。杰里猜是汉斯局长的遗产。他放心了，而且觉得很好，这使他和她的约会总是充满浪漫色彩。

到幻梦城堡来度周末也是她的主意。她一举把城堡全部包下来。她不肯告诉他这一夜花去了多少美元，杰里相信代价是昂贵的，如果需要，他一个电话就可以查出具体数目。不过他不愿意，那是煞风景的事，会破坏她的情绪。

他第二次摘下她的手，一个侧滚翻跳下床来。他想去看看那些秘密通道和小密室，无意间碰上了一个电子装置，墙壁上一道帷幕徐徐拉开。两秒钟以后，嵌在墙里的薄型电视机开始转播。现在是特别新闻节目时间，呆板冷峻的节目主持人用哭腔的声音说：

“现在转播《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埃菲社发自波哥大的电讯。电讯全文如下……”

屏幕上出现《纽约时报》的大标题。杰里一看，立即被震住了。节目主持人念道：

“哥伦比亚最大的毒品走私犯奥乔亚于昨晚突然获释。

司法当局受到猛烈抨击。

“奥乔亚是全世界最大的二十名富翁之一，拥有的财富超过二十亿美元。美国政府指控他为卡特尔贩毒集团的第二号首领，这个卡特尔控制了在美国非法销售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可卡因。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哥伦比亚司法当局答应将其引渡美国，他在这个国家犯有大量毒品走私罪。但是后来政府又决定不把他交给美国人，而是在国内判处死刑。

“奥乔亚的辩护律师在司法部撤销逮捕令后援引人身保护条款要求释放，波哥大法官和监狱当局竟接受了这一要求。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美国则深感失望和愤怒。连司法部长也称法官的释放决定是完全非法的。

“据信，奥乔亚已飞出国境，但去向不明……”

“这个讨厌的杂种！”

杰里骂了一句，开始收拾行装。他知道他的假日结束了，职业性敏感使他预料到往后他该做些什么。他不是那种靠命令行事的警官，他的思想往往走在指挥官的前面。他的这种才能很受汉斯局长的赏识。在去伊朗解救人质那次，汉斯把他安排在最关键的岗位，他以他的精明和预见天才，击败了三个事前未估计到的敌人设下的圈套。其中一次是排除间谍安放在飞机升降架上的定时炸弹。任何一个走进国际缉毒中心仅仅半年的警官都不会比他更出色了。

他把无线电通话器打开放在詹妮的脚边，然后把手套、登山鞋和几件衣服收在一块准备往旅行袋里装，这时詹妮在床上说：

“亲爱的，你要干什么？”

杰里发现她早已醒了，而且看见了刚才播放的那条新闻。他坦率地说：

“你应该明白，你的父亲现在最需要我。”

“不，最需要你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本人，你的詹妮。你听见了吗？你的詹妮！”

她提起透明的睡衣赤脚跳到土耳其地毯上，又一次吊住杰里的脖子，把两张脸挤在一起。

杰里吻着她的金发，耐心地解释：“不是永远离开你，是暂时……”

“我不管，我一分钟也不让你离开。”

“你比我更了解你的父亲……既然这种麻烦事情已经发生……”

“我还可以让它不发生！”她拨弄了一下遥控电子装置，电视屏幕一闪关上了。

“傻孩子，你不让它在这屋子里发生是可以的，可它毕竟在世界的另一部分已经发生了。”杰里耸耸肩，又在她的胸前一吻。

“那么你看，在这屋里还发生了别的事情。”

她拨弄了一下另一个装置，在天花板上立即出现一个巨大的荧光屏，屏上显出一幅肖像。

噫！不是他自己吗？一个面部特写镜头足有十秒钟。然后又又是詹妮的特写，象牙色的皮肤，金黄的头发和蔚蓝的眼睛，适度的鼻子及性感强烈的嘴，气质高雅温柔。她就坐在他怀里，杰里又是一阵激动，把她抱得紧紧的。

“等等，这仅仅是序曲，真正的梦还在后头。”

詹妮拉他躺下，两个人仰面睡在土耳其地毯上，望着屋顶。

肖像隐去之后，屏幕上出现一片玫瑰色，就像现在的屋里一样。如梦如烟，一切重新开始。再现昨天的情景。

詹妮稍稍提起粉红色纱裙，跳跳蹦蹦进屋。她前进了两三步，突然一个向后转，与跟上来的杰里面对面站着。两对多情的眼睛说明了一切，他们再也无需任何过程了。草帽和手提包掉在脚边，他们紧紧抱在一起，像两只柔软的口袋一样向后倒去……

“这是怎么回事？”杰里大吃一惊，他这个警官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别说话，我的宝贝，这正是梦幻城堡的梦幻所在。”

“我是说这是谁干的，你，还是那个牙医的儿子？”

“不需要谁干，一切都是自动的。”詹妮伸出一只手捂住了杰里的嘴。

屏幕上的杰里丑态百出，他贪婪地吻着她，带胡须的嘴从她的胸膛一直往下滑。詹妮突然撑开两只手，把他推开了。她逃进了洗手间，转眼间出来已是肢香鬓影，羞答答轻摇碎步，眼梢的余光流盼生辉。杰里像突然掉进火里，周身痉挛不止……

“关上关上，我不要看，不要看！”杰里叫起来。

“亲爱的，别吵，这有什么不好呢！”詹妮重新把他按下。

杰里记得，当时他想到另一个人了。他在读警官学校的时候，恋爱过一次，时间不长，而那个似乎从外星球走来的姑娘使他永远难忘。

他们每周一次在地铁的候车室相见，她总是天真烂漫地出现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地谈论一切。但她不准杰里碰她

的身子，她对那种事情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而谈话却没有界限。他们在一起老是没完没了谈论着男人和女人的秘密，逗得杰里心头痒痒的。

杰里打了很多比方，最后使她动心了。他们相约去海湾游泳。站在那块突出的礁石上，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恐怖，一层一层地剥下身上的衣服。动作却越来越缓慢，剩下最后一层的时候，她竟然瑟瑟发抖。杰里被她那窈窕的曲线弄得失去了理智，鲁莽地想扒下她最后一层裙子。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扑通一下投进了大海……

杰里承认，他第一眼看见詹妮的时候，竟把她误认为他的第一个恋人了，她和她是那么相像，简直是海水的女儿的再生。当詹妮袅袅婷婷向他走来的时候，曾经有过的强烈欲望像电流通遍全身。他再也不愿失去她，一把抱起她的身子，像扔东西一样扔在床上……

“求求你，关上吧，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现实中的杰里软弱地说。

詹妮在地毯上滚动了一下，护住遥控装置说：“你得答应我，不离开我。”

这时，床上的电子通话器发出“的、的”的呼叫声。

杰里走过去，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杰里，你在哪里？请回答……”

杰里正要答话，一只手把开关按上了。

“别理他，杰里，让这个声音见鬼去吧！”詹妮说。

“可这是你父亲的声音，是汉斯局长在召唤他的部下。”

“好吧，让我来告诉他，你跟我在一起。”

“不，不能这样。”

他们僵持了几分钟，谁也没有说话。这时电视录像屏幕上也是一片寂然，俩人被弄得疲惫不堪，相互依偎着，渐渐进入了梦乡。

杰里犹豫片刻，终于下定决心，打开通话器说：“总部，杰里知道了，立即赶到。”

詹妮背转身，样子很生气：“杰里，你不听我的劝告，你会后悔的。”

杰里一惊，觉得她的口气里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但他没有在意。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他扳着她的肩头说：“亲爱的，我会很快回来的。”

此时，录像屏幕上的他俩依然依偎着，成定格。他最后看了一眼睡梦中的自己，吻吻詹妮那冷冰冰的嘴唇，走了出去。

一个钟头以后，杰里出现在帕克街三十六街区的那座三层楼房的缉毒总部。汉斯把一叠文件交给他并传达了总部的决定。

“现在应该给你安排一个堪称为对手的家伙了。”汉斯局长用拳头砸砸杰里那结实的胸膛说。

杰里从文件里抽出奥乔亚的照片端详着，心里却想着詹妮。

“怎么样？你还觉得不够味？”

杰里收回心思，歉然地笑笑：“我还什么也没说呢。”

他发现汉斯在一直盯着他，眼里充满既严厉又慈祥的神情。

汉斯在这个总部已干了三十年，也可以说这个总部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他那满头银发，那矮壮而略显疲惫的身躯，几乎全献给了这项事业。他的名字使所有走私犯闻风丧胆，

又使数亿万善良的欧美人怀着深深的敬意。杰里记得，汉斯甚至被一些好心人奉劝竞选总统，但他一笑置之，他的真正位置就在帕克街三十六街区，他要从这里一直走完人生的旅途。

杰里近距离地端详着他的上司，突然发现他的脸型跟詹妮很相像，他的心又跑了。

“我可以向你的女儿求婚吗？”他咕哝着。

但是汉斯没有听见。

## 2

4月5日，星期一

4点30分

波哥大皮科塔监狱

典狱长达罗准时穿好衣服戴上手套走进他的办公室，向各个部门下了第一道命令：准备执行。

各部门立刻忙碌起来。主管伙食的伍克曼亲自为死刑犯准备最后一餐，秘书通知刽子手到场，裹尸人检查他的衣服是否已经准备齐全，还有电工去作万无一失的电路检查……

典狱长对此非常满意。在皮科塔度过四十岁生日的达罗忠于职守，为人冷静，很有一点敬业精神，而且专业知识丰富。皮科塔是全哥伦比亚唯一的重刑犯监狱，通常羁押着一千二百名重刑犯，其中包括二百五十名男性死刑犯。达罗管理

这座监狱毫不含糊，自他上任以来，越狱、暴力、私运武器和出售禁药的事已大大减少，甚受政府的欣赏。

他把州长亲笔签名的死刑执行书放进保险柜，等待在上面贴上特别验尸报告复命，然后向特别监狱走去。

路过一间行刑室时，他特意停留了一下。这间屋里有一张特制的椅子，它的设计并不摩登美观，但相当牢固耐用。坐过的人绝对不可能活得比它更久。这就是死刑椅。到目前为止，死在它上面的死刑犯已超过二百人，但这张椅子保养得很好，甚至连一道刮痕也没有。

特别监狱静寂无声，被一片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两个全副武装的狱卒在门外走来走去，警惕地张大着眼睛。

死刑犯叫奥乔亚，他被指控为毒品贩子。按照法律规定，贩运可卡因三十克以上就要处以死刑，他贩运的毒品却数以万计，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走私集团卡特尔的二号头目。

奥乔亚是在一个月以前被抓获的。那天他驾驶一辆豪华的汽车在卡利附近公路上兜风，在经过关卡时，由于汽车过于豪华引起交通警察注意。交通警察要他出示通行证和行车执照，他支支吾吾，神色慌张。警察进一步盘问，他就拿出三千比索塞过来，说这是一点“小意思”，随后又把钱数增加到一亿比索。这时缉毒巡逻队经过关卡，一眼就认出他就是正在被通缉的大毒枭。

“他怎么样了？”达罗问两个狱卒中的一个。

对方摆摆手小声回答：“他正在睡觉。”

达罗走近窗户，那家伙果然发出均匀的鼾声。达罗大吃一惊。通常，死囚被转入死刑监视牢房后，其反应各不相同。有的喋喋不休，有的紧闭嘴巴，有的不断进行宗教祈祷，



有的加强对外联系，积极寻找途径提出上诉。但像奥乔亚这样处之泰然，居然能蒙头大睡的人，达罗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甚至怀疑这家伙是否还蒙在鼓里。但仔细一想，他决不会搞错，六个钟头以前，就已经把坏消息通知了这个倒霉的家伙。州长签名的执行书送到以后，他立即接见了她。

“真是一条好汉！”达罗咕哝着。他承认他发现了奇迹，在二十年典狱长生涯中，第一次发现敢于如此藐视死亡的人。

达罗盯着表在门口站了足之一刻钟，最后还是不得不命令狱卒弄醒他。

奥乔亚喃喃着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狱卒第二次推醒他。他睡眼惺忪地问：“这是干什么？”狱卒说：“时间到了。”他才很不情愿地跟着狱卒走出门，一路抱怨着这两个家伙打搅了他的睡眠。

奥乔亚今年三十六岁，身子微微发胖，由于剃了光头，显得特别年轻，走路的姿势很像一个拳击手。那两个狱卒在后面，犹如他的两个保镖。

达罗请死刑监视牢房管理员和一位独立观察员、监狱牧师陪着奥乔亚用餐。后者好像还没有完全清醒，他要了一杯开胃酒，立刻精神大振，面对席间的一头烤全猪手舞足蹈。伍克曼把那只烤仔猪后腿撕给他，他便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其他人都吃不下东西，望着时钟猛流汗。

就在奥乔亚大嚼仔猪腿的时候，执刑的刽子手也来到监狱，被带到死刑室隔壁的小房间等待。这位刽子手是神秘而陌生的人物，监狱内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分和姓名。像他这样的刽子手有好几位，他们轮流工作，一人一次。他们每执行一次，可得二百比索的现钞。执刑期间，一直戴着黑色